

人文视点

宋词之州 共襄盛会

刘正武 董芝秀 苏雅

宋词是宋韵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文学殿堂里媲美汉赋、唐诗、明清小说。湖州在宋王朝240州中,不仅以词人数量多被世人称道,而且以丰厚的地域文化滋养了宋词的萌芽、成长和成熟。晚清朱彊村又以宋词研究开现代词学先河,树典型于四海,播学术于天下,在中国词史上声名显赫。所以湖州冠以“宋词之州”,颇为贴切。

近日,一场由湖州学院人文学院发起,中国词学研究会、湖州学院、湖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湖州社科联、市文联、吴兴区政府共同承办的2022中国词学高峰论坛在湖州举行。千年词坛盛会,再现湖州,九十八岁的叶嘉莹先生发来贺辞;与会学者回顾、总结、提炼千年湖州宋词文化精神,交流学术观点,对打造湖州“宋词之州”文化品牌提出很多观点。此次盛会对未来湖州词学发展、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加强文旅融合发展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贯穿宋词史的湖州影响

从文人词的源起到张先

一千三百多年前,一曲《渔歌子》,在湖州苕溪两岸悠悠响起。伴随这一声悠扬悠悠、傲岸王侯的曲调,是词体开始进入文人自觉的创作阶段。词之源起,众说纷纭,学界从未一统。但是词之文人化,或谓词真正进入文人群体创作、发生在唐代中期的湖州。大历八年(773年)颜真卿到湖州任刺史,乐于交接地方闻人,把酒言欢,相与酬宾。由此张先和一叶扁舟,翩然而来,留下了中国词史上划时代作品《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首被誉为确凿的最早的文人词,南唐后主李煜仿写、南宋高宗赵构醉心、苏轼与黄庭坚痴狂、纳兰性德模拟的词,学者莫不推崇备至,极大地推动了词的萌芽成长。词这种体裁原本潜滋暗长,未尝为文人普遍接受,《渔歌子》横空出世推动了文人圈的词创作普遍化。



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为湖州中心揭牌

词固然不是起源于湖州,却在湖州得到文学史划时代意义的升华。中国词史上,湖州的影响力并未止步于此。

宋词发展史上,张先的意义同样非凡。张先(990年—1078年)字子野,湖州人。他视晏殊为知己,和欧阳修同年,与柳永交结,提点青年才俊苏轼,让少年王安石膜拜不已。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中,张先以填词展示文采,绰号“张三影”。因为他的词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柳径无人,堕絮絮无影”三句名言。清代著名词学批评家陈廷焯评论称:

“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发扬蹈厉,气局一新。”

这基本是词史共识,即张先在词史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他之前的词风,尚难成气候,音律多没有定格。自张先始,开创了中国词史的许多率先:他是词史上第一位开始自觉审音律而成词律的词人,是第一个体现现代文化主体性的词人,第一个大量使用词序的词人,第一个尝试写长调慢词的词人,第一个较多描写城市风光风情与繁华气象的词人(许伯明语)。这些“第一”奠定了他词史成熟时期的重要地位。他的词风影响贯穿两宋,风雅蕴藉的格律词派即由此而起,成为宋词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流派,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莫不因袭他的词风才能再开创新。

唐宋词史上重要流派的词人,大多曾在湖州旅居生活,或参访或为官。张先之后,苏轼咏“大江东去”而至湖州,晁补之、秦少游、黄庭坚、张耒等苏门学士也在吟诵中路出湖州。石林词会,苕岸吟吟,六客堂风云际会,骆驼桥反复咏叹,同样是词史上湖州闪亮登场的高光时刻。醉心湖州的词人,举

凡苏轼等人之外,李清照、辛弃疾、周邦彦、叶梦得、葛胜仲、张元干、陆游、张孝祥、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等等词史上重量级人物,使湖州成为中国词史上绕不开的重要节点。

浙江大学博士后姜夔星学术论文《〈全宋词〉作者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一文详尽分析统计天下词人地理分布,列出宋代天下240州籍贯词人,湖州以30位词人位居榜首。事实上,湖州宋代词人远不止此,仅清末词学大家朱祖谋编撰《湖州词征》就列了湖州词人33人906首宋词,而当代学者许伯明则列出宋代湖州词人有38人989首词,更趋完备。

深深烙印在词史上的湖州文化地理意象

从西塞山开始,湖州文化地理意象就随着词史的发展而繁衍演进。伴随《渔歌子》传遍天下的,还有湖州的山水风情和地域文化魅力。越来越多的湖州文化地理名词进入填词者的文学视野。比如张先写:“苕花飞尽汀风定,苕水天摇影。”苏轼写:“苕岸霜花尽,江湖雪阵平。”晁补之写:“水晶宫绕千家,弁山倒影双溪里。白苹洲渚,诗成春晚。”姜夔词序写:“《吴郡赋》云:‘户藏烟浦,家具画船。’唯吴兴为然。春游之感,西湖未能过也。”直言湖州胜却杭州。

其中最富风情的湖州文化地理意象,莫过白苹洲。这原是湖州城内一块水中小陆地,“洲上有鲁公颜真卿芳亭,内有梁太守柳恽诗,云:‘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因以为名”。唐顾况有《白苹洲送客》诗,白居易也曾以“决破白苹洲”吟诵之,可以说宋代之前白苹洲就有五百余年的历史积淀。自温庭筠以“肠断白苹洲”一唱三叹之后,诗词中的白苹洲文化意象就被反复锤炼:欧阳修“人带白苹洲”,苏轼“来从白苹洲”,晁补之“白苹洲渚,诗成春晚”,王安石“白苹洲渚正沧波”,贺铸“殷勤为过白苹洲”,陆游“醉下白苹洲”,吴潜“肯负白苹洲”,陈允平“白苹洲上雨初晴”,张炎“行行应到白苹洲”,陈亮“红蓼岸、白苹洲”,袁去华“西风吹老白苹洲”,汪莘“白苹洲畔花无数”,韩玉“身寄白苹洲末”,赵时行“渔歌风起白苹洲”,管鉴“梦想白苹洲”,魏了翁“白苹洲,芳草渡,玉湖亭”,程大昌“画舸白苹洲”,王炎“春满白苹洲”。

一处白苹洲,写尽宋人词。乃至宋代之后,纳兰性德吟“青帘低映白苹洲”,毛奇龄吟“投竿何所,应在白苹洲里”;这白苹洲的地域,如今早已不知去向,每一句往昔前贤的精彩华章,也早已未必必筑湖州城中那一方水中陆地,它早已幻化为令人神魂颠倒、魂牵梦绕的文学意象,勿需确指和实证。白苹洲已经成为文人可以神通和会意的文化意象,蕴含了一种丰富特殊的精神内涵。

如同白苹洲一样,三百年宋词吟诵中,湖州有大量的文化地理意象被反复书写,西塞山、横塘、苕溪、石林、南园、骆驼桥、水晶宫、六客堂、卞山(又作弁山)、法华山、消暑楼、明月楼、西亭、墨妙亭、水亭、水阁、余水阁、雪溪馆、碧澜堂、集芳亭、山光亭、朝霞亭、碧波堂、绝顶亭、何山、相国池、何山、何氏书台、苕溪草堂、苕春、顾渚茶等等,它们或者为湖州自然山水地理名词,或者为湖州物产或知名文化建筑。由宋词吟咏一唱三叹,这些物产方位名词早已超越了指示地理坐标的意义,而被赋予了特定内涵的文化精神。

可以说,在湖州可以寻访宋词之踪迹,可以看到宋词之大美;而在宋词中可以探访湖州的往圣踪迹,探索前代风流蕴藉与丰富的文学精神世界。

彊村投视与当代词史研究的衣钵传承

宋词史的研究,自宋代即已经开始。而至晚清,词学巨擘、伟大的爱国词人朱祖谋,引领一代风流,成为当代词学研究学者追溯膜拜的偶像。朱祖谋(1857年—1931年)号彊村、上彊村人,湖州埭溪人。自幼生于书香门第,26岁与沈家本同年中进士,为二甲第一名传胪,可谓少年得志。多年官场历练,让他对晚清国家危难深感忧虑。光绪二十六年夏(1900年),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在朝堂之上大胆进谏,反对轻易启衅开战,险些罹祸。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因其远见卓识而被擢升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后转为广东学政。但是他已看透了晚清政治腐败堕落与黑暗,决意弃官从学,以词学研究为己任,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转折。

朱祖谋词学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并称晚清“四大家”,而其学识高卓又远超诸人之上。他搜



北宋 张先《十咏图》(局部)

集唐宋金元词家专集163家作品加以勘校,印刷出版词学大型总集巨著《彊村丛书》。他尤其钟爱桑梓故里词人词集作品,辑历代湖州词人词作完成《湖州词征》30卷、《国朝湖州词录》6卷,成为晚清民国享有盛誉的词学泰斗。

朱祖谋既是词学研究史上的集大成者,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填词大师,也是现代词学的开山鼻祖。他对词学研究开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填词作品《彊村语业》被后世奉为圭臬,被学者批点、校注、详解。他于词学普及也颇费心机,曾精选完成《宋词三百首》,被后世反复出版,成为与《唐诗三百首》媲美的普及性读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提携后学,声望极高,被视为唐宋到近代数千万词学“殿军”。他的弟子如吴梅、龙榆生、夏承焘、陈匪石等后来都成为卓越的现代词学研究学者;目前国内高校教研词学的老师和海外知名词学研究学者,大多为朱祖谋的三传、四传甚至第五、六代弟子。

朱祖谋临终将平时自己所用两方砚台授予青年词学学者龙榆生,以示学术衣钵传承,夏敬观、徐悲鸿等纷纷以“授砚”为题材绘画,成为学术史上佳话。而朱祖谋生前也慷慨解囊,经常接济友人。挚友况周颐(1859年—1926年)是广西桂林人,号蕙风,研究宋词五十年,卓有成绩,有《蕙风词话》《蕙风词话》等多部词学著作。二人相互砥砺,研学宋词,交往密切,约定死后同葬。二人分别于1926年、1931年病逝后魂归湖州南郊道场,二墓相邻仅仅十几米,如今已成为重要的词史名胜,历年皆有海内外学者前来拜谒。朱祖谋词学研究的传奇经历,成为湖州“宋词之州”又一道靓丽风景。

中国词学高峰论坛盛会大咖云集

此次湖州召开的词学高峰论坛得到市委市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和湖州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8月9日上午,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顶尖的20多所高校的30余名学者,以及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学会等研究者一起汇聚湖州,围绕“宋词之州”主题,各抒己见,畅谈词学及湖州打造“宋词之州”文化品牌的未来。会议启幕时刻,叶嘉莹先生发来音频贺辞,对于此次盛会成立中国词学研究会湖州中心表示祝贺,并对词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回顾了自己词学经历,认为词有幽微隐约的情思值得探索。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研究中心主任、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杨志新认为,中华诗词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了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范式建构的大格局,湖州是词文化的一方重镇,在词的发展传承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多家媒体报道了此次盛会。中新网称,宋韵文化是浙江文化的独特标识,宋词则是宋韵文化的核心载体。此次词学高峰论坛,正是一场宋韵文化的溯源之行,通过回首湖州千年文脉,探寻宋词文化基因,挖掘发扬宋词文化内涵。

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王兆鹏先生认为:“从中国古典词学角度出发,文人词从吴兴开始,在吴兴结穴,一头一尾都在吴兴。这里也可以说是现代词学的开创之地。”他表示,可以将吴兴词学资源联结起来,开发转化为文旅资源,让词文化走进千家万户。首届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杨海明认为,宋湖州之品牌应该趁热打铁,以湖州为代表,与周边环太湖地区联合开发打造“词品牌”,更好地丰富中国词学文化内涵。

国内目前还没有一座以中国词学为主题的文化场馆。吴兴区正在积极筹备建设中国词学馆,将其打造成集文物收藏、多元展示、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场馆,成

为展示宋词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时,组织举办宋词文化艺术节等系列活动,让宋词浸润到群众的生活里,真正扩大宋词的影响力。参加会议的中山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彭玉平即兴赋诗,称:“湖州长是盛诗词,一曲渔歌别样姿。今日徜徉山水里,又闻天籁语当时。”

“宋词之州”文化品牌虽然在湖州率先提出,但是并非仅仅湖州可以称“宋词之州”。宋词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是贯穿在宋词史的纵向历史和横向地理方位上的。正如“唐诗之路”并非专属浙东一样,属于当代宏阔的时代背景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不可以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片面的或者自娱自乐性质的。“宋词之州”精神品牌属于宋韵文化的范畴,又有个性化的风格特点。在市场经济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宋词文化精神值得我们不断提炼、总结、升华,并与当代社会结合,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州“宋词之州”文化品牌打造,可以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作新的探索,也一定会成为湖州城市文化的一张新名片。



秦观



姜夔



朱祖谋



况周颐

品读评赏

聚焦古老运河 书写时代画卷

——观浙产电视连续剧《运河边的人们》

沈文彬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千百年来以奔涌流动的姿态,承载了商贸、文化和风俗的兴盛与交融;见证了国家政治、经济和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上世纪后期至新世纪初,在我国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大运河曾经遭遇了严重的水污染。正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CCTV-1)热播的浙产电视连续剧《运河边的人们》,讲述的就是运河岸边东江市治理大运河的故事。

这部浙产剧《运河边的人们》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影像视角独特,多维度展现新时代大运河治理及其生态建设成效

与《大运河》《运河风流》等以往运河题材影视剧不同,这部《运河边的人们》呈现出了独特的影像视角:以运河岸边的东江市为叙事载体,聚焦青年党员干部路长河的责任担当,通过治理运河水污染、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留住古镇历史建筑和保护传统运河文化,成功实现世界申遗;打造大运河旅游名片,树立城乡共同富裕样板等一系列事件,多维度展现一幅充满活力的新时代画卷。

东江市是中国大运河治理的一个缩影,如此书写大运河的切入点可谓以小见大、以微知著。

剧中故事反映在时间的跨度上,表现了运河两岸从治理之前到之后的巨大变化。尤为精彩的是,剧集通过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在表现新时代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的生动实践中,给传统的历史文化赋予了现代感,又使现实故事有了丰厚的文化底蕴,由此丰富立体地向观众展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戏剧冲突强烈,直面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使剧作充满张力

现实改革中,“保护环境”一直是敏感的话题。

《运河边的人们》围绕运河叙事,“治水”是贯穿全剧的主线,也是一个关键词。与“治水”相关,剧中围绕运河两岸的环境治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冲突不断“出场”,比如:光明印染厂向运河排放污水、排污企业为多争取利益抗拒搬迁、企业工人为保饭碗去路长河家闹事、黑恶势力强迫农民进行“圈地”、

竞争对手设计陷害梁子言等等。这些矛盾,无疑构建起了剧作强烈的戏剧冲突,增强了戏剧效果,从而使本剧在艺术表现上充满了张力。

不回避现实问题和矛盾,是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魅力所在。《运河边的人们》的创作者敢于直面现实生活,萃取生活原型,艺术化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真实地描摹社会现实,凸显时代特征,因而紧紧地扣住了广大观众的弦,起到了与观众同频共振的艺术效果。

人物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塑造了“新时代运河人”群像

《运河边的人们》是一部主旋律电视剧,虽然选题宏大,但是故事的表现非常具体生动,让观众看得进、记得住。而这都依赖剧本对人物的精心设计和一众演员的精彩表演。

男主人公路长河工作沉稳,善于思考,办事公正,作风踏实,他穿一身制服骑着自行车,只要检查时双眼紧盯对方炯炯有神……回到家中,他围裙做饭,令人倍感亲切。女主角梁子言是一位知识女性,生活中的她为不影响丈夫的工作,默默地挑起了照顾孩子和家庭的重担,还为婆婆分忧、资助小妹出国留学,这一温婉、贤惠的女性形象让无数观众称道。梁家轩教授,为保住古镇历史建筑,毅然冲进镇政府拆迁现场会进行阻止,入木三分的表演令人拍案。

此外,研究生乔雨、苏氏集团副总周海涛、大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主任李静山等角色的成功塑造,在荧屏上栩栩如生地树立起了“新时代运河人”群像。这对弘扬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运河边的人们》还对传统运河文化作了大量展示,比如湖州、杭州运河沿岸富有江南特色的古建筑,以及风土人情,这其中既有历史和民俗文化,也有地域文化,包括饮食文化、漕运文化、服饰文化等。这些元素在剧中如诗如画般地出现,让观众充分领略运河文化细节的同时,也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观看《运河边的人们》,也让笔者真切地悟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在逻辑和客观必然。

探故寻源

吴秀与双林

蔡圣昌 葛铁牛

2008年8月23日,湖州双林人吴秀先生去双林乡下吃素酒,为一九七零老人送葬。在吃酒的过程中,听一位朋友说起,他在造房子的时候,从老墙上拆出一块石碑,上面有许多看不清的文字。葛先生一直对文物感兴趣,酒席未吃完,即赶赴朋友家去察看那块石碑。到了朋友家,朋友从墙角落里搬出一块上面堆满了黄泥的石碑,葛先生连忙跟朋友一起用布头使劲擦去烂泥,又用清水反复擦洗,直到看清楚文字为止。他发现石碑上前面一行写着:“明故封安人赠恭人先室盛氏墓志铭”。因为当时他未带相机,连拍照的手机也没有,就连忙将石碑上的文字抄录下来。后来,他认真研究琢磨石碑上的文字,发现石碑是吴秀为他的原配夫人写的墓志铭。这段“墓志铭”后来录在新编的《双林镇志》上。

吴秀,字越贤,号平山,吴江震泽人,生于1538年,青年时期吴秀曾经在双林澄心庵里读书,曾经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又任扬州知府。吴秀娶的原配夫人是双林人盛氏,她十四岁即嫁给吴秀,四十五岁去世。据1917年《双林镇志》“贤”记载,吴秀少时在双林读书非常刻苦,夏天有很多蚊子,为了避蚊虫咬,他将脚搁在一只坛子里。经常“丙夜不辍。夏苦蚊,以足纳瓮中,有所诵必精熟乃已,否则自批。明嘉靖甲子举于乡,隆庆辛未进士及第。”

吴秀死后,他的名字入祀“乌程乡贤祠”。他是震泽人,怎么会入到“乌程乡贤祠”里呢?

这是因为,吴秀是以乌程县的户籍参加的会试。清代科举有“寄籍应试”的规定,参加考试的考生可以不以原籍的户口参加考试,而以实际居住地或者寄籍的户口所在地的名额参加考试。吴秀以乌程籍的名额参加考试,明显是跟他夫人盛氏有关。因为他夫人盛氏是双林人。后来发现的“明故封安人赠恭人先室盛氏墓志铭”中,吴秀写道:“甲子余叨乡试,隆庆辛未中,礼闈第三,以成进士,皆恭人助也。”吴秀的夫人盛氏死后被封为恭人,所以“恭人”即指他的夫人盛氏。吴秀用乌程籍的户口关系参加考试,结果考中了,他当然得感谢自己的夫人。

据《吴江方志》记载:“吴秀本震泽人,以乌程籍赴乡试,故谢世后人乌程乡贤祠。”所以,对吴秀,也算是一个湖州人,《湖州名人志》内有他的记载。《双林镇志》也将他收录。

又据记载,吴秀在明代万历中出任扬州知府时,看见堂上额有“平山”二字,因此非常欢喜,他说:“这里也有‘平山’二字,怎么会这么巧,这平山堂居然跟我的号相同!”因此后来他将“平山”二字刻在寺庙里,现在扬州有“平山堂”古迹。

吴秀死后,人们作楹联纪念他:“鸿踪偶尔托禅关,深夜书声出水湾。谁信扬州吴太守,平山堂额伴归山。”

